

前黑蝙蝠隊員朱震口述
· 文 整 理 編 輯 ·
· 希 文 整 理 編 輯 ·

口述歷史一

憶空軍特戰史之黑蝙蝠中隊 (四)

黑蝙蝠人生

民國四十八年七月二十日，也就是拖靶中隊裁撤前，我接到空軍總部情報署俞育才教官（赴美前一大隊B-25過渡飛行教官）來電告知，因我之曾曾執行過獵狐行動，詢問我是否有意願繼續至「第三十四中隊（黑蝙蝠中隊）」擔任電子偵察任務；經仔細考慮軍旅生涯規劃，雖然知道該中隊所執行的機密任務相當危險，但既已投身軍旅、報效國家，豈有猶豫之空間，不成功便成仁！加上我相信之前執行獵狐行動已有相關經驗，只要自己認真學習、全力以赴，即使生命如閃電，照亮世界，也不枉此生！

於是，同（四十八）年八月一日，我在接獲電話通知後前往

黑蝙蝠中隊報到，直到民國五十五年四月一日，才從中校作戰長職務外調國安局，到華航擔任越南的特種任務，後於民國五十七年十月一日奉命退伍，完成我的黑蝙蝠人生。

談到人稱黑蝙蝠中隊的第三十四中隊，源於民國四十一年六月我空軍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臺工作站「西方公司」合作，在空軍桃園基地成立特種作戰部隊，進入大陸執行空投心戰任務，使用機型為RB-17；四十二年遷至新竹基地，改稱「空軍特種任務組」，使用RB-17、RB-24、C-46等型機，後於四十三年增加已拆除武裝的RB-26型機，並於四十五年（繼獵狐行動之後），在RB-17上加裝電子設備，開始執行對大陸的電子偵查任務。

民國四十六年，該單位接收新型

電子偵測機 P2V-7U，並改組為「空軍技術研究組」；翌（四十七）年，「空軍技術研究組」正式對外使用「空軍



人稱黑蝙蝠中隊之空軍第34中隊隊徽。

第三十四中隊」番號，並經領航教官王樑少校，電子教官李崇善中校召集兩位中尉領航官劉敬賢、孫大陸設計了一個「蝙蝠隊徽」，從此第三十四中隊又被稱為「黑蝙蝠中隊」，也與空軍特戰任務畫上了等號。

民國四十八年八月一日奉調至蝙蝠中隊報到後，因我原已為成熟人員，僅需接受換機訓練，所以即開始地面與空中訓練；惟蝙蝠中隊不同於一般部隊的是機種較多，除了低空以B-26為主外，B-17、P2V與C-46等型機都須完訓。八月十三日，我便參加了B-17 839的第一次Robin（沿海偵巡）任務，隔（四十九）年一月二十六日以資淺副駕駛的身分，隨趙欽（葉霖）組E-617/P2V 5055深入大陸執行任務，後於二月二十六日以資淺副駕駛的身分，隨葉霖（李德風）



朱震擔任黑蝙蝠中隊作戰長，負責該中隊的作戰任務調派。



葉霖教官帥氣的軍服照。

組E-620/RB-17 835執行破記錄的長途飛行任務。

在這一磨練的時期裡，雖辛苦但也值得懷念，加上身為飛行員能夠在一天當中實施三趟不同機型的飛行，如上午執行B-26的低空訓練，下午實施一次C-46的維護飛行，晚上再出一次P2V的Robin訓練，對於我們這種熱愛飛行的藍天征服者來說，飛行好像已不再是辛勞的工作，而僅是派遣上的投其所好罷了！

談到四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那趟RB-17的飛行任務，是我一生相當難忘的回憶，因為那不僅只是破紀錄的長途飛行，也是黑蝙蝠中隊RB-17除役前的最後一次任務。當日，我以第二副駕駛身分隨葉霖（李德風）教官執行任務，長途飛行至雲貴高原，經海口北邊海峽，於廣西、北越邊境登陸，再向西北經昆明轉西到保山附近後折回，並於東南經蒙自從北越出海。該次任務，我們奉命將

高原上所收集的大陸原子塵帶回，以供美方進行大陸原子彈試爆之判斷，而回程時還曾因油量不足，無法順利飛回新竹，緊急迫降臺南，執行加油後安返新竹，任務全程二十小時四十分鐘（我個人的「戰績登記冊」飛行時間則記載為十九小時十分鐘），打破RB-17的飛行記錄。

勞苦功高的RB-17

從民國四十一年執行心戰空投任務開始，RB-17即成為我空軍特種作戰任務重要的一份子。且其擔任電子偵察任務後，曾分別於四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及十二月三日，兩次試探性深入大陸，並圓滿完成任務；後於四十六年一月二日，E-33由趙欽（飛行員：趙欽、戴樹清、王為鐸；領

航員：謝恕倫、柳肇純、張鳴卿；電子官：李崇善、傅定昌、李澤林；通信官：靳習經；機械士：鍾明遠；空投士：姚邦熹、徐雅林、考振芬）組開始深入大陸，該次飛行，由金門進入，經太原、西安、北京、天津、保定等九省、二十餘城市後，飛行十二小時，首次於韓國羣山機場降落，再安返新竹基地，後全體機組員更榮蒙總統召見。當年，全年共計執行五十三次任務，並經敵A-11、MiG-17等各型機攔截六十九架次，除損失一架外，均順利完成任務。

而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，是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，E-79朱致鈞（飛行員：朱致鈞、陳莊甫、韓彥；領航員：謝恕倫、孫汝棣、南萍；電子



B-17機組員於執行任務前的提示。



陳王起、蒙延、趙欽、陳莊甫、韓彥、朱致鈞、謝恕倫、孫汝棣、南萍、電子官、李崇善、傅定昌、李澤林、通信官、靳習經、機械士、鍾明遠、空投士、姚邦熹、徐雅林、考振芬）組開始深入大陸，該次飛行，由金門進入，經太原、西安、北京、天津、保定等九省、二十餘城市後，飛行十二小時，首次於韓國羣山機場降落，再安返新竹基地，後全體機組員更榮蒙總統召見。當年，全年共計執行五十三次任務，並經敵A-11、MiG-17等各型機攔截六十九架次，除損失一架外，均順利完成任務。

官：屈建勛、李澤林、李崇善；通信官：吳國禮；機械士：程度；空投士：周迺鵬、陳亞興、邢漢章）組起飛後由福建惠安進入，經南昌、長沙、鄭州、石家莊與日照後離陸，並在大陸縱深活動達九小時十三分鐘，空投大量宣傳品，且沿途中共各機場共起飛十八架次對我機實施攔截，我機亦曾受敵雷達掌握，惟中共飛行員經驗不足，判斷有誤，均未能佔有利位置攻擊，加上我機機組員訓練有素、沉着應戰，圓滿達成任務，安返基地。

日後，於中共相關史料中亦曾記載，當時總理周恩來曾針對該次任務召開檢討會，並指出：「蔣機在我境活動十個鐘頭未被擊落，實在有點不大光彩！」，我想這都是我空軍健兒平時扎實的訓練，還有無畏恐懼的勇氣，才讓我們即使置身於危險中，亦能冷靜應對，平安、順利的完成任務。

而相較於我軍多次成功達成任務，中共方面亦針對該次每次的攔截失利，開始強化人員的訓練與裝備的改善。民國四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，PY-19葉拯民（楊頌文）組在江西廣豐遭中共MiG-17目視擊落；民國四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，E-100陳章相（李德風、陳莊甫）組於武漢遭敵

MiG-17擊傷；民國四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，許銀桂（李啓）組於廣東恩平縣遭中共MiG-17擊落，而我空軍也因考量RB-17D無法滿足任務需求，於四十九年十一月起，改由P2V-7U獨挑大樑，擔任第三十四中隊的電子偵察任務。

P2V-7U

民國四十六年，「空軍技術研究組」接收P2V-7U型機，並挑選原始組飛行官殷延珊、趙欽、朱玉銘與戴樹清；領航官柳肇純、周文淵、李滌塵與陳光宇；機械員鍾明遠、薛洪吉、李自民與法勇華等十二員接受機密訓練，並於四十七年初完成戰備。

而第一次的P2V-7U任務，則於四十七年三月二十日，E-501由趙欽（朱玉銘、戴樹清）組擔任，負責執行大陸南方電子偵察；這一年中，P2V-7U共出動了十一架次，均圓滿完成任務。根據資料統計，在我空軍執行特種任務期間（民國四十二年起到五十六年），P2V-7U擔任電子偵察共計一百四十次。

就自己而言，從民國四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第一次執行P2V-7U任務起，至五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的最後一次深入大陸止，共計執行三十三次任務，若再計入「獵狐行動」的八次

，則共計做了四十一大次大陸電子偵察任務。現在，我能夠依據手邊所蒐整的正確戰績資料，在五十八年以後的今天，作一個坦誠的「活見證」，只能說是上蒼的賜予，讓我抱著一顆感恩的心，向歷史留下這一段記錄！

再說到我的第一次P2V-7U任務，那是民國四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，E-617、P2V-5055我以資淺副駕駛的身分隨趙欽、葉霖教官一組受訓。當天，任務提示時大略瞭解是要執行北京附近的任務，我們於晚間七時二十五分起飛，次日零時三十分自青島南方的日照進入大陸，一進入大陸即遭敵探照燈搜索，並伴隨高射砲攻擊，我機則以低空迴避。在閃動的燈光下，身為觀察員的我，因無需駕駛飛機，可以眼觀四方，耳聽八方，瞭解遭遇敵方攻擊時的全般作業情形；因此，就在我冷靜觀察下，

第三十四中隊P2V-7U型機電子偵察任務執行次數統計表

時間	47	48	49	50	51	52	53	54	55
次數	11	38	28	23	14	16	8	1	1



民國49年1月26日，朱震隨趙欽教官執行第一次P2V-7U任務(E-617P2V 5055)，此圖為當日任務的作戰航跡圖。

日期	任務	地點	結果
49-1-26	大陸空投	4945	圓滿達成
49-1-26	沿海偵巡	4945	圓滿達成
49-1-26	沿海偵巡	4945	圓滿達成
49-1-26	大陸空投	4945	圓滿達成
49-1-26	沿海偵巡	4945	圓滿達成
49-1-26	大陸空投	4945	圓滿達成
49-1-26	沿海偵巡	4945	圓滿達成
49-1-26	大陸空投	4945	圓滿達成
49-1-26	沿海偵巡	4945	圓滿達成

朱震的個人戰績統計冊中，清楚記載他在民國49年1月26日所執行的第一次P2V-7U任務，及2月26日黑蝙蝠中隊RB-17除役前最後一次，也是破紀錄長途飛行的任務。

「改進」的困擾下，不斷積極研究其攻擊假信號，而中共就在「看不見，抓不住，打不中」的困擾下，不斷積極研究「干擾片和實施迴避動作，使敵機誤判，而中共就在「看不見，抓不住，打不中」的困擾下，不斷積極研究

不僅聽到我機組員提供給機長的資訊，更聽到敵地面戰管指揮的對話，清楚告知敵機有關我機的位置和高度、航向、動作，時而密語，時而明語。而對於機長趙欽教官的操縱反應經驗，還有正副駕駛間的配合，現在回想起來，每一項緊湊的環節，就像在觀賞一場緊張刺激的電影！

而就當我機順利躲避探照燈與高砲後，隨之而來的就是MIG-17的多次攔截攻擊，我機利用地形，以低空、干擾片投擲及適時的迴避動作，完成電子資訊收集與空投任務（註）；這次任務我們依預定航線經北京、唐山、威海衛附近出海回航安返基地，歸後詢問詳盡，所有資訊均由美方取走分析，共計飛行十四小時二十五分鐘。此次任務中，遭遇敵多次攻擊，

我機組員處理圓滿，沿途危險、緊張的心境，終生難忘；惟可能因為透過如此實戰的訓練模式，奠定了我日後在類似危險任務上的判斷與處置。

俗話說：「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」，至蝙蝠中隊服務後，大多跟隨著前八大隊的老教官們學習；因此，我的第一次RB-17與P2V-7U任務，給了我很深的影響，不僅學習到教官們的作戰經驗與歷程，更體會到在中隊裡執行任務，要彼此瞭解，同舟共濟，團結合作，達到「知音、



歡送美籍顧問的晚會，前排左起周以栗、葛光遠、朱震、黃繼鑫與李邦訓；後排左起柳克鏢、伍壁明、美籍顧問、呂德琪、李德風、Wilson與周文淵。

知人、知性」的境界，如此才能將全組人員的專長完美發揮，進而完成各項艱難的任務。

註：民國五十一年以前，中共攔截機尚未擁有能力以空中雷達攻擊，僅依靠地面雷達帶領，所以從他們通話中，可以判斷敵機情況，甚至有時地面戰管會因為攻擊時間緊迫而急著呼叫「開砲！」，我機則可適時投擲干擾片和實施迴避動作，使其攻擊假信號，而中共就在「看不見，抓不住，打不中」的困擾下，不斷積極研究